

后汉书

后汉书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

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太守寇恂曰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

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

卒

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

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

為副彭在別屯而輒曰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

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

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

督謂大將

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

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

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

今彭專軍別

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桀戟即為斧鉞於

法不合罪

有衣之戰曰榮

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

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

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

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

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

君子不逆詐

論語孔子之言

君王法天刑不可已委曲生意

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

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曰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

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

命無慮萬人

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又自赦已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

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

澤臣已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咎詣金城已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

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

暉音質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閭景已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已寧功比劉章

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

宜顯爵土

已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

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

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

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

禎亦已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禧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

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

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

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

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已明法律斷獄平起自

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塋其中喪

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

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卹憂也每人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

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已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

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畱止

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

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年老寢滯不

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

談為證焉

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言人離散犯法

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

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

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吏小大之獄

必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已

議物捨狀已貪情

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

此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洩人也

洩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洩音戶交反

曾祖父咸成哀間已律

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

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移見怨敬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人莽不許宇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竝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已逝矣被誅竝見前書

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

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曰為掌寇大夫謝病

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

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

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

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

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

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弓不肯視事為高寵

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

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

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

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以生輕重也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曰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曰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曰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

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

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眾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曰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

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曰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已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曰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曜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笲格酷烈之痛笲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

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

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已濟羣生全廣至

德已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鈇鑽

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鈇持也說文曰鈇鐵鉏也其炎反鉏音陟葉反鑽鑽用謂鑽去其髓骨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

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已為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已其言下公

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

應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日短則陰陽時令曰諸生蕩

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首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艸荔馬薤

安形體

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

天已為正周已為春

春

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而周以為歲首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已為正殷已為

春

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

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已為正夏已為春

十二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

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

三微成著已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

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

周已天元殷已地元夏已人元若已此時行刑則

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

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

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

若已降威怒不可謂寧若

呂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已為殷周

斷獄不呂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已前皆用三冬而

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呂改律秦為虐

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

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

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

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一月殷正月二月夏正月也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

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

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按竇后紀及憲傳竇云竇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

尚書帝已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已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已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

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環曰陳

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

而計幾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壤亦好士深然之故得

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已爲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

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

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卽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已下及郡國無不遣吏

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

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

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

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賊鉤音工候反溢出

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侯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

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

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

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

秋係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已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

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

其餘令與禮相應已易萬人視聽已致刑錯之美傳之無窮未及

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
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
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呂太常
南陽尹勤代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
人重其節後已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呂雨水
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

已才能有聲稱

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忠自已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

上音時掌反

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

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

比例也必寐反

已省請讞之

敝又上除蠶室刑

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犴刑也音奇敗反作寗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犴騷牛也騷音綰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

解臧

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

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已為臨政之初

宜徵聘賢才已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

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

卿百僚各上封事忠已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已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孝文嘉爰益人豕

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益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

紀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

不得入焉上曰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

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雉懼而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

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

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

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曰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曰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斬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

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

之餽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其秉權任帝又愛信阿